

廣近思錄

一



212
1

廣
近
思
錄
一

張伯行輯

中
華
書
局

廣
近
思
錄
二

張伯行
輯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廣近思錄 二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廣近思錄

此據正誼堂全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廣近思錄羣書姓氏

張南軒先生

文集

史論

呂東萊先生

文集

別集

集錄

黃勉齋先生

文集

講義

經說

許魯齋先生

文集

廣近思錄

羣書姓氏

100-722/91

廣近思錄

羣書姓氏

遺書

薛敬軒先生

文集

讀書錄

胡敬齋先生

文集

居業錄

羅整庵先生

文集

困知記

廣近思錄卷之一

儀封張伯行孝先輯

道體

張南軒曰。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。性不能不動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。極乃樞極之義。聖人於易。特名太極二字。蓋示人以根柢。其義微矣。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。則只去未發上認之。不見功用。曰太極。則性之妙都見。

張南軒曰。太極動而二氣形。二氣形而萬物化。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。原物之始。亦豈有不善者哉。其善者。天地之性也。而孟子道性善。獨歸之人者何哉。蓋人稟二氣之正。而物則其繁氣也。人之性善。非被命受生之後。而其性旋有是善也。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。初不隔其全然者耳。若物則爲氣所昏。而不能以自通也。

張南軒曰。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。故未嘗見其心。蓋有往則有復。以天地言之。陽氣之生。所謂復也。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。然於其復也。可見天地心焉。蓋所以復者是也。其在人有失。則有復。復賢者之事也。於其復也。亦可見其心焉。若夫聖人人生知純全。無俟乎復。則何所見其心焉。

張南軒曰。未發已發。體用自殊。不可溟滓無別。要須精析。體用分明。方見貫通。一源處。有生之後。豈無未

發之時。正要深體之。若謂有生之後。皆是已發。是昧夫性之所存也。

張南軒曰。樂記人生而靜一章。曰。靜曰性之欲。又曰。人欲靜者。性之本然也。然性不能不動者。感於物則動矣。此亦未見其不善。故曰。性之欲。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。然物之感人無窮。而人之好惡無節。則流爲不善矣。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。一己之私而已。於是而有人欲之稱。對天理而言。則可見公私之分矣。譬諸水。泓然而激者。其本然也。其水不能不流也。流其性也。至於因其流激。汨於泥沙。則其濁也。豈其性哉。

張南軒曰。仁者聖學之樞。而人之所以爲道也。有見於言意之表。而後知吾儒真實妙義。配天無疆。非異端空言比也。

張南軒曰。探其本。則未發之前。愛之理存乎性。是乃仁之體者也。察其動。則已發之際。愛之施被乎物。是乃仁之用者也。體用一源。內外一致。此仁之所以爲妙也。

張南軒曰。仁之意至親切。而親切不足以形之。仁之體至廣大。而廣大不足以名之。然求之方。夫豈遠乎。卽吾視聽言動之著。不可掩也。有能於此。達其端而會其源。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。則洋洋上下。體物不遺。入仁而道不窮矣。

問。不可息者。非仁之謂歟。張南軒曰。仁固不息。只以不息說仁未盡。程子曰。仁道難名。惟公近之。不可便以公爲仁。須於此深體之。

張南軒曰：愛固不可以名仁，然體夫所以愛者，則固求仁之要也。此孔子答樊遲之間，以愛人之意。

張南軒曰：愛敬之心，由一本而施有差等。此仁義之道，所以未嘗相離也。易所謂稱物平施，稱物之輕重，而吾施無不平焉。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。若墨氏愛無差等，即是二本。

張南軒曰：仁其體也，以其有節而不可過，故謂之禮。禮運人者，天地之心之言，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。

張南軒曰：仁，人心也，率性立命，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。今夫目視而耳聽，口言而足行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，謂道而有外，夫是烏可乎？雖然，天理人欲，同行異情，毫釐之差，霄壤之繆，此所以求仁之難，必貴於學以明之。

張南軒曰：孝悌者，天下之順德，人而興於孝悌，則萬善類長，人道之所由立也。譬如水有源，木有根，則其生無窮矣。

問：平居以利物爲心，然後此道廣。張南軒曰：若常以利物爲心，是外之也。曰：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，則可矣。

張南軒曰：事物之始，無有不善，然二氣之運不齊，故事物之在天下，亦不容無善惡之異。謂之惡者，非本惡，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。然亦在天理中也。所貴乎人者，以其能保其性之善，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。張南軒曰：盡於己爲忠，形於物爲信，忠信可以內外言，亦可以體用言也。要之形於物者，卽其盡於己者也。

張南軒曰。鬼神之說。合而言之。來而不測。謂之神。往而不返。謂之鬼。分而言之。天地山川風雷之屬。凡氣之可接者。皆曰神。祖考祠饗於廟。曰鬼。就人物而言之。聚而生爲神。散而死爲鬼。又就一身而言之。魂氣爲神。體魄爲鬼。凡六經所稱。蓋不越是數端。然一言以蔽之。莫非造化之迹。而語其德。則誠而已。張南軒曰。自聖學不明。語道者不覩夫大全。卑則割裂而無統。高則汗漫而不精。是以性命之說。不參乎事物之際。而經世之務。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。豈不可歎哉。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。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。所謂太極圖。乃其綱領也。推明動靜之一源。以見生化之不窮。天理流行之體。無乎不在。文理密察。本末該貫。非闡微極幽。莫能識其指歸也。

呂東萊曰。龜山之論。疑未完粹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貞也。所謂道體也。若曰知逝者如斯。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。是猶曰不已者如斯。則知有貞者異乎此。其可乎。

呂東萊曰。中和之中。以人言也。中庸之中。以理言也。遺書所論在中之義。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。此時則在中也。

呂東萊曰。指其用則曰愛。指其理則曰公。指其端則曰覺。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。若直以愛以覺爲仁。則不識仁之體。此所以非之。孟子曰。仁。人心也。此則仁之體也。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。蓋對情而言。情之所發。不可言心。程子之言。非指仁之體。特言仁屬乎性爾。

呂東萊曰。目耳所接。疾痛凍餒。惻然動心。蓋仁之端。至於時位。則有所止。乃仁之義也。

呂東萊曰。生生不窮者。則未嘗亡也。散則氣耳。

呂東萊曰。有聚則有散。理之常也。須是將來統體看。不私這一箇身。如此始得。言語不濟事。

呂東萊曰。聖人之心。如處空谷之中。靜室之內。苟有一動一靜。無不卽知。常人之心。如處市井。雖大聲疾呼。亦且不聞。

黃勉齋曰。太極只是極至之理。不可形容。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。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。所以天地寒暑。晝夜生死。千變萬化。都只是一樣。分而言之。則一物各具一陰陽。合而言之。則萬物總是一陰陽。

黃勉齋曰。太極本體。難以形容。緣氣察理。溯流求源。則可知矣。一靜一動。靜動初終。此氣之流也。是孰爲之哉。理也。天其運乎。地其處乎。日月其爭於其所乎。孰主張。孰綱維。是主張綱維。理之謂乎。有是理故有是氣。理如此。則氣亦如此。體用所以一源。顯微所以無間。

黃勉齋曰。春夏陽之動也。秋冬陰之靜也。方其靜也。一物不生。萬籟不鳴。木反於根。冰凝於澗。不若是。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。及其動也。物各付物。天何心哉。天且無心。欲何有焉。不若是。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。天且不違。而況於人乎。

黃勉齋曰。金。木。水。火。四者。金。水。陰也。火。木。陽也。金。水。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。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。火以木而後成。木因土而後發。木土之氣盡。則火木亦隨而歇滅。蓋陰質陽氣。其分如此。

黃勉齋曰。天地之閒。不過陰陽交感。扞格而不交。則爲旱。交感之太過。則爲雨。陽有餘陰不足爲煖。陰有餘陽不足爲寒。四者加以急疾。則爲風。

黃勉齋曰。五行一曰水。五事一曰貌。貌曰恭。恭作肅。貌之恭而能爲心之肅。整齊嚴肅。則心便一也。心之一也。其猶水之止而靜歟。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。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。

黃勉齋曰。天之道不外乎陰陽。寒暑往來之類是也。地之道不外乎柔剛。山川流峙之類是也。人之道不外乎仁義。事親從兄之類是也。陰陽以氣言。剛柔以質言。仁義以理言。雖若有不同。然仁者陽剛之理也。義者陰柔之理也。其實則一而已。

黃勉齋曰。元者春之生。而其行爲木。亨者夏之長。而其行爲火。利者秋之成。而其行爲金。貞者冬之藏。而其行爲水。

黃勉齋曰。元之德於性爲仁。亨之德於性爲禮。利之德於性爲義。貞之德於性爲智。天地而非元亨利貞。不能以行四時。生萬物。人而非仁義禮智。又何以充四端。制百事。

黃勉齋曰。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。而太極之理已具。其根於心也。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。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。其施於身也。則爲貌之恭。言之從。視之明。聽之聰。思之睿。其見於事也。則爲君臣之義。父子之恩。夫婦之別。長幼之序。朋友之信。與凡百行之當然者。是其稟賦之初。內外之分。固莫非天理之所具。

黃勉齋曰。人之一身。仁禮爲陽。義智爲陰。兩儀也。仁爲木。禮爲火。義爲金。智爲水。四象也。形而上者也。肝心爲陽。腎肺爲陰。兩儀也。肝爲木。心爲火。肺爲金。腎爲水。四象也。形而下者也。

黃勉齋曰。道之在天下。一體一用而已。體則一本。用則萬殊。一本者。天命之性。萬殊者。率性之道。天命之性。卽大德之敦化。率性之道。卽小德之川流。惟其大德之敦化。所以語大莫能載。惟其小德之川流。所以語小莫能破。語大莫能載。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。語小莫能破。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。萬物統體一太極。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。一物各具一太極。此性無不在也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。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。自性觀之。萬物只是一樣。自道觀之。一物各是一樣。惟其只是一樣。故但存此心。而萬事萬物之理。無不具。惟其各是一樣。故須窮理致之。而萬事萬物之理。方始貫通。黃勉齋曰。天地之闔闢。古今之往來。人物之所以生。風俗之所以成者。以有斯道存焉耳。斯道不立。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。而凡天地之間。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。吁。其亦可畏也夫。堯舜禹湯文武。所以兢業於上。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。所以講明於下者。凡以爲此。

黃勉齋曰。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。只是形氣神理。理精於神。神精於氣。氣精於形。形則一定。氣能呼吸。能冷煖。神則有知覺。能運用。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。然有形斯有氣。有氣斯有神。有神斯有理。只是一物。分出許多名字。知此則心性之類。皆可見矣。

黃勉齋曰。道體流行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而春陽已盛。生意條達。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。曾點言志。乃

欲從容游泳於其中。其氣象詞旨。雍容自得。各止其所。足以見其天資高明。洞見道體。渾然天理。無一毫人欲之累。以此而施諸天下。則堯舜事業。亦不過此。此夫子所以與之也。

黃勉齋曰。高明廣大者。天理之公也。詰曲偏暗者。人欲之私也。

黃勉齋曰。乾。天道也。至健而動。故曰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厲。以言其自強而不息。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。坤。地道也。至順而靜。故曰直方。以言其守正而不撓。故所蓄者大。而不習無不利也。

黃勉齋曰。性。稟於天。故在人無不善之性。情。發乎性。故在人無不善之情。所以不善者。氣昏之欲汨之也。迨其氣清而欲窒。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。性善故也。

黃勉齋曰。性。卽理也。理無不善。氣質之稟。不能皆同。則所受之理。亦隨以異。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。商書之言常性。孟子之言性善。此指理而言也。周書之言節性。孔子之言相近。此指氣而言也。所指雖異。亦何害其爲同哉。荀楊佛氏則敢爲異論。而不顧者也。謂之惡。則性無善矣。謂之混。則善惡相對而生也。此豈理之本然者哉。

黃勉齋曰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。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。四序之運。莫非生意之流行。此心之妙。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。君仁臣忠。父慈子孝。兄弟友恭。夫義婦從。與夫交朋友之信。不仁而能若是乎。苟盡此心。則安富尊榮。亦理之所必然也。

黃勉齋曰。仁義。性所有也。夫子言性不可得聞。而孟子道性善者。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。使人油然而入。

於仁義而不自知也。孟子憫斯世之迷惑，故開關啓鑰，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。五常百行，皆性所有，而獨言仁義又何也？仁蓋總其名，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。孟子提綱挈領，使人由是而推之，無往而非仁義也。

黃勉齋曰：人之一身，虛靈洞徹，而所具之理，乃所謂德也。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，固不可；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，亦不可。於虛靈洞徹之中，而有理存焉，此心之德也。乃所謂仁也。曰義禮智，亦心之德，而獨歸之仁，何也？義禮智者，德之一端，而仁者德之全。獨仁足以當之也。曰：仁之包乎四者何也？天地之閒，一生意而已。爲夏爲秋爲冬，皆春生之意也。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。故仁之爲德，偏言之，則與義禮智相對，專言之，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。

黃勉齋曰：仁者善之長，禮者仁之極，義者仁之施，智者義之極，仁者舒之始，禮者舒之極，義者斂之始，智者斂之極。

黃勉齋曰：人性本善，氣質之稟，一昏一明，一偏一正，故有善惡之不同。其明而正者，則發無不善，昏而偏者，則發有善惡。

黃勉齋曰：天理之節文，此是從裏說出，人事之儀則，此是從外說入。理虛無物可見，節是有上下高低。黃勉齋曰：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，是一關隔，自五行而上，屬乎造化，自五行而下，屬乎人物，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，卻說轉從五行說，說太極，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，出至變化無窮，蓋天地造化。

分陰陽。至五行而止。五行既具。則由是而生人物也。有太極便有陰陽。有陰陽便有五行。三者初無斷際。至此若不說合。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。所以合而謂之妙合。合者非昔開而今合。莫之合而合也。至於五行既凝。而後有男女。男女既交。而後生萬物。此卻是有次第。故自五行而下。節節開說。然其理其氣。未嘗有異。則恐未嘗不合也。

許魯齋曰。天有寒暑晝夜。物有生榮枯瘁。人有富貴貧賤。風雨露雷。無非教也。富貴福澤。貧賤憂戚。亦無非教也。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。日新無敵者也。

許魯齋曰。聖人之道。惟仁與義。仁則物我兼該。義則職業有分。體用參錯。莫可相離。故語仁而不及義。非仁也。其流必入於兼愛。語義而不及仁。非義也。其弊必至於爲我。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。尤爲著明。

許魯齋曰。古之聖人。以天地人爲三才。天地之大。其與人相懸。不知其幾何也。而聖人以人配之。何耶。蓋上帝降衷。人得之以爲心。心形雖小。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。所謂性也。所謂明德也。虛靈明覺。神妙不測。與天地一般。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。

問。一元之氣。變於四時。在人亦然。人生四變。嬰兒少壯老耄死亡。許魯齋曰。此是邵先生所言。豈止人。萬物皆存四段。

許魯齋曰。南北東西。是定體相對。春夏秋冬。是流行運用。卻便相循環。一體一用。

許魯齋因霜降曰。天道二氣。此一氣消縮。彼一氣便發達。此一氣來。彼一氣必往。無俱往並發之理。陰氣